■青春岁月

乡村记得我的童年

□肖功勋 文/图

放 牛

那时我在村小读二年级，放牛是我每天的必修课。

“起来，放牛去！”母亲总是在我凌晨睡梦正酣时将我叫醒。我睁开惺忪的睡眼，只见月光透过瓦楞的缝隙，洒下千万根银针，将屋里照得朦朦胧胧。“牛儿吃了露水草膘肥体壮。”母亲再次催促着我。

这是一头高大壮实的牯牛，皮毛光溜，而且十分温驯。在母亲的催促下，我手提竹篮，将牛牵出门，踩着牛角，翻身骑在了它宽厚的背上。用不着吆喝和指点，牯牛就信步悠然地朝着对门山上走去。

此时，蓝蓝的天幕上，聚会的星星正在散去，朗月如水，将清澈的田园镀上了一层银粉。虫声唧唧、蛙鸣鼓应，此起彼和。清润的空气中，弥漫着油菜花的馨香。放牛的娃儿陆续到来，牛见了自己的同类，亲昵地你“哞”我“呜”，互道“早安”，然后大口大口地啃着带露的草儿。我们雀跃着奔向四方割起草来，为牛准备“中餐”。

东边天际沸涌着赤色云霓。太阳正在那里翻波鼓浪，喷薄欲出。远方的村庄树木沐浴在粲然霞光里，圣洁而庄严。清澈的溪水倒映着蓝天树影，鱼儿跃水，搅动的涟漪一圈一圈地铺散而去，将蓝天树影抖得飘飘忽忽。

牛儿吃饱了，我们割的草满篮了，也玩够了，太阳升起来了，村庄的炊烟袅袅，下地干活的农人陆续走出村头。我们则骑在牛背上，走向田头，将牛交给大人后，吃完早饭，蹦蹦跳跳上学去。

米 桶

在儿时的记忆中，家里唯一上锁的东西便是米桶。

那只椭圆形的米桶，一米多高，桶盖由两块相等的半椭圆形木板合成。靠着木板房墙面的那一半是固定的，另一半则可以掀开舀米。平时都是锁着的，钥匙挂在母亲的裤腰上。

每年到了生产队分粮的季节，母亲照例将已破了的筛子用竹片补好，待稻谷碾成米后，母亲便坐在小板凳上用筛子将米仔细地筛一遍，拣去谷子和砂石，然后小心翼翼地倒入那只椭圆形的米桶里。桶里的米慢慢地堆成了小山，母亲的脸上荡漾着满满的笑意。这时，母亲总要将我抱进米桶的那一头去，帮助她把米往里装。装完，上锁。母亲对我说：“这可是我们一家人的命根子啊！”

那时候，家里有六口人，父亲在远离家乡的煤矿挖煤。家里只有母亲一个劳动力，所挣工分少，口粮便少。母亲总是将米桶里的米攒着，供我们兄弟姊妹吃，她自己碗里一年四季难见米饭，常以红薯充饥……

待到盛夏，那米桶里的米开始见底了，母亲弓着腰将手臂伸进桶里也舀不到米，便再次将我抱进米桶里，舀足了一顿吃的米，再将我抱出来。那时的农村只兴吃两餐，每日两餐，我得在米桶里出入两次。

我对母亲说，干脆将剩下的米都舀出来吧！母亲说：“细水长流，细水长流啊！快了，新米上来就好了。”

现在想来真是心酸。那时母亲的心似乎全都锁在这只米桶上。她日日算计的便是如何让她的儿女们填饱肚子……

能锁住米桶是母亲的欣慰，不再为米担忧是我的怡然。而年幼的儿子定然无法体会，当年的我双脚陷入米桶的悲欢。

是的，生命的伟大便在于它永远有着崭新的开始，而历史的崇高则在于它时时提醒人们别重蹈覆辙。

■图片故事

奶奶的柿饼

□刘亚华 文/图

老家门口有棵老柿子树，每年秋天都会结满黄澄澄的柿子。柿子树是奶奶的宝贝，也是我童年生活的美好记忆，我喜欢在柿子树上爬来爬去，喜欢在柿子树下写作业、做游戏，更喜欢吃柿子，软软的柿子进了喉，连五脏六腑都被滋养了，顿觉神清气爽。

成熟的柿子摘下来，硬硬的，这会儿太涩，不能吃，得想办法催熟才行。奶奶起初是把南瓜挖一个洞，把柿子放在南瓜里催熟，但这样的柿子黏糊糊的，看起来很脏，清洗也麻烦。后来奶奶把一个个黄澄澄的柿子埋进谷堆里,这样催熟虽然干净些,但是时间比较长，而且一旦柿子坏掉,就会损失一些稻谷。

奶奶知道我喜欢吃柿子，就想了一个办法，她买来几个梨，找来一个大塑料袋，将柿子和梨放在一起，用绳子细细捆上，大概一个星期后，柿子变红变软，我们就可以吃上软软甜甜的柿子了。

初中后，我考到外地念书，没有办法吃到新鲜的柿子。电话里，我总是跟奶奶唠叨想吃柿子，奶奶不知从哪里听说，可以将柿子做成柿饼。可做柿饼并不容易，要将新鲜的柿子摘下来，洗干净沥干水分，用刀削去表皮，削好皮的柿子再用一个大簸箕摊开，放在通风处，待柿子表面晒干后，用手轻轻挤压成饼状，均匀码入小缸中，封好缸口，直到柿子全部上霜，柿饼就做好了。

柿饼虽然易于保存，但制作工序繁杂，若是天气不好，逢上阴雨天气，柿子就会烂掉，浪费好多。所以那些日子里，奶奶最关心的就是天气。

我放寒假回到家，奶奶准会从柜子里端出香甜的柿饼来，我一下子能吃上七八个，奶奶笑盈盈地坐在我身边，一边问东问西，一边劝我别噎着了。每次吃到奶奶做的柿饼，就好像看见那些错过的家乡的秋天，满树的柿子，像一盏盏灯笼，在树上晃呀、摇呀，跟秋风诉说着丰收的喜悦。

再后来，我毕业后外出打工，更难得吃到老家那棵树上的新鲜柿子了。奶奶便一年一年不厌其烦地给我做柿饼。

八年前，奶奶去世了。

五年前，那棵老柿子树突然就不怎么结柿子了。叔叔嫌那棵柿子树碍事砍掉了，在老树原来的地方栽了几棵柚子树，柚子树今年也挂果了。

在一家人围着柚子树不停夸赞时，我的眼前却晃动着奶奶蹒跚而瘦小的身影，晃动着那些红红的、甜甜的、软软的柿子，心里便会涌起无限的温暖来。

■征稿启事

您有铭记激情岁月的老照片吗？您身边发生过感人至深的工友故事吗？您和工会发生过哪些有趣的事情？如果有，那就用笔写下来，给我们投稿吧。

投稿要求如下：

图片故事——以有趣的照片为由头，讲述您与照片有关的故事。可以是今天的故事，也可以是昨天的故事（每篇1至4张照片均可，800字左右，请注明您的真实身份）。

工友情怀——以真实的工友间发生的事情，表达工人阶级的互助情感（每篇800字左右，要照片）。

工会岁月——以照片为由头，讲述自己的工会工作经历（以一个故事为主，800字左右，有1至3张相关图片）。

家庭相册——以家庭照片的形式讲述您和家人的小故事（每篇300字一张图）。

本版热线电话:63523314
本版邮箱：ldwbgh@126.com
本版面向所有职工征集稿件

故土·故人

——读魏锋《时光雕刻者》

□潘玉毅

当我们想要了解一个人、一部作品的时候，最好的方式莫过于走近他、阅读它。无论是同人交谈还是同文字交流，这种自口眼间得来的信息最是亲切，最是直接，也最是深刻。陕西作家魏锋的《时光雕刻者》以访谈为载体，倾尽笔墨，记录了作家的社会担当和艺术成果，让我们对想象中的作家、作品有了更多的了解，他们的形象也由此变得愈发鲜活。

我与魏锋并不相熟，去年，陈彦老师的《主角》获茅盾文学奖，我应约给报社写过一篇读后感，正巧魏锋在网上看到了，通过博客与我联系，说公众号想转发，我便将稿子给了他。发完之后，互不相扰，再联系时，便是《时光雕刻者》出版，他将此书惠赐于我。

《时光雕刻者》是一本访谈集，里面收录了作者与柳青、路遥、陈忠实、贾平凹、党益民、陈彦、白描、丁晓平、六小龄童等艺术家的深度对话，其中既有他与名家本人的直接交流，也有他与相关评论家和家属的对谈，由此使得形式更加丰富，也增添了文本的真实性。

做过访谈的人都知道，由于口语表述的关系，并不是所有访谈的内容都可以拿来直接用，甚至刚好相反，成文时，需要作者耗费大量的时间去整理和加工，而要写得好，还得融入作者的理解，将主题贯通。此处或有一比，访谈实录好似代师收徒，作者是亲传弟子，读者从作者处获得信息，与“再传弟子”无异。正如人们读《论语》多首选杨伯峻先生的译注，读人物访谈录也是需要甄选的，譬如魏锋，从《时光雕刻者》里我们能看到他的文学功底和阅读量，此二点，于真实性之外充实了访谈的文学属性和审美趣味。

《时光雕刻者》为读者搭了一座桥，站在桥上，读者可以与作者角色互换，同自己喜欢的名家对话，听他们讲授写作的艺术、责任和担当。书里的访谈篇幅不尽相同，长长短短，但无一例外地给人一种意犹未尽的感觉。某段某行，某节某处，也许别有故事，只是纸短情长，书不尽意，需于书外寻求。值得一提的是，作者魏锋是陕西本土人士,对于“陕普”的熟稔让他在采访贾平凹、陈彦等陕西作家时更加得心应手，行文也更显流畅自然。虽然个别访谈也有套路和模式化的痕迹，不过总体而言，《时光雕刻者》很是值得一读。尤其对于那些对书中人物感兴趣的读者来说，此书可作为自己学习和研究时的一种旁证。譬如我这个曾在西安读了四年大学的人,读其书,大有故地重游之感。

窃以为，《时光雕刻者》的书名可以从两个角度理解：其一，作者采访的对象都是时光雕刻者，他们用文字记录生活，讲述故事，于过去、现在与未来之间构造出一片虚实相生、令人难忘的文学天地；其二，作者本身也是匠人的一种，通过与诸多名家的访谈，回顾他们的创作历程，剖析他们的创作心得，在有限的空间里雕刻出了中国故事和中国精神，予读者以鼓励和感动，振奋与向往。

读《时光雕刻者》，读者会有这样一种感觉：仿佛一个远离故乡的人，与旧时的老友久不见面，故乡与故人皆已变得疏阔了。可是当我们自己都以为早就将故乡的人和事忘得干干净净的时候，偶然间听到别人说起故乡，三两句话绕到耳边，不多时便跑入人的心里去了，自此后，仿佛电视跳入了回忆画面，再出来已不知是何时候。从某种角度来说，文学作品就是我们的故土，而创作这些作品的人就是我们的故人。

于是，才合上一本书，我们又打开了一堆书。